

音韵学教案

胡安顺

第二章 音韵学对汉语语音结构的分析和归纳

第一节 音韵学对汉语声母的分析

声母是指音节开头的辅音，例如在普通话 donj 这个音节中，辅音 d 就是声母。有些音节没有声母，直接以元音开头，其声母等于零，习惯上称作零声母。例如 an 这个音节的开头没有辅音，属于零声母。

一、关于声母的名称

古代没有表示声母的音标，表示声母的方法是选用一定的汉字作为代表，这些声母代表字称作声纽、字母或声类。

声纽 声纽又称音纽或纽。大概古人以为声母是一个字音的枢纽，所以将它称作声纽。最早提到“纽”的文献是唐代孙愐的《唐韵·序》。根据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研究，声纽与现在所说的声母略有不同，它包括同辅音的颚化音和非颚化音，如“见”纽包括 [kj]、[k] 两个声母。

字母 字母相传是唐末一个叫守温的和尚根据当时汉语声母的实际创制的，共有三十个，每个字母代表的声母就是它自身的声母，例如“明”这个字母代表的声母是 [m]。

这三十字母可能是守温学习翻译佛经时，受梵文字母“悉昙”的启发对反切上字进行归纳而成的。

到了宋初，有人根据当时的语音实际，对这三十字母的次序及取字进行了整理，同时增补了“非、敷、奉、微”和“娘、床”六个字母，即成了三十六个字母。这三十六字母大致体现了唐末宋初汉语的声母系统，其排列顺序详见下表：

三十六字母音值表

中古声母 及拟音		发音 方法	发音部位					
			全清	次清	全浊	次浊	全清	全浊
发音 部位新名	发音 部位旧名							
双唇音	唇	重唇	帮 p	滂 p'	並 b	明 m		
唇齿音		轻唇	非 pf	敷 pf'	奉 bv	微 m̥		
舌尖中音	舌	舌头	端 t	透 t'	定 d	泥 n		
舌面前音		舌上	知 t̪	彻 t̪'	澄 d̪	娘 n̪		
舌尖前音	齿	齿头	精 ts	清 ts'	从 dz		心 s	邪 z

舌面前音		正齿	章 tɕ	昌 tɕʰ	船 dz		书 ɕ	禅 z
舌根音	牙		见 k	溪 kʰ	群 g	疑 ŋ		
零声母	喉		影 ɔ					
舌根音							晓 x	匣 ɣ
半元音							喻 j	
舌尖中音	半舌					来 l		
舌面鼻擦音	半齿					日 nʒ		

三十六字母后来成为研究汉语各个历史时期语音的工具，人们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声母多少的实际对它或增或减，一直沿用到今天，音韵学上称作传统的三十六字母。

二、对于声母的分析

1. 对声母发音部位的分析

发音部位，即发音时发音器官构成阻碍的部位，例如发 b [p] 这个音时，构成阻碍的部位是双唇，双唇就是发 b 音的发音部位，b 就叫做双唇音。在现代汉语中，从发音部位的角度将声母分为双唇音、唇齿音、舌尖前音、舌尖中音、舌尖后音、舌面音和舌根音。传统音韵学从发音部位的角度将三十六字母分析为五音和七音。五音的分法最早见于《玉篇》卷首所附《五音声论》（《玉篇》，字书。南朝梁陈之间的顾野王所撰，三十卷。体例仿《说文解字》，共分 542 部，收字 16900 多，于《说文》有所增补，所收多为汉魏时期的通用字），其名称为：喉、舌、齿、唇、牙，排列次序是所谓由内而外。还有一种排列法是所谓由外而内，即唇、舌、齿、牙、喉。《广韵》卷末所附《辨字五音法》的排列就是这样。所谓七音，是从五音的舌音中又分出一个半舌音，从齿音中又分出一个半齿音，合称为七音。这种分法最早见于南宋张麟之重刊的《韵镜》和郑樵的《通志·七音略》（《韵镜》、《七音略》，均为等韵书）。到了南宋的《切韵指掌图》（《切韵指掌图》，等韵书），又将七音中的唇音分为重唇音和轻唇音，将舌音又分为舌头音和舌上音，将齿音分为齿头音和正齿音，将半舌音和半齿音合称为舌齿音，这样就成了九音。五音、七音、九音对三十六字母的具体分法详见上页“三十六字母发音部位、发音方法新旧分类对照表”。

2. 对声母发音方法的分析

传统音韵学对声母清浊的问题注意得比较早，据《隋书·潘徽传》载，魏时李登的《声类》和晋代吕静的《韵集》中已经有清浊的分别。唐代孙愐的《唐韵·序》中说：“切韵者，本乎四声。……引字调音，各自有清浊。”明确从清浊角度对声母进行分类的最早文献是《韵镜》和无名氏的《四声等子》，其后旧传司马光所撰的《切韵指掌图》、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、元人黄公绍的《古今韵会》、刘鉴的《经史正音切韵指南》清人江永的《音学辨微》等书中都从清浊的角度对声母进行了分类。这些分类和定名大致都是一致的，也有不同之处，如《韵镜》、《梦溪笔谈》、《经史正音切韵指南》和《音切谱》都将声母分为全清、次清、全浊和次浊四类；《四声等子》、《切韵指掌图》分为五类，原因是将全浊声母分成了全浊和半浊半清两类；《音学辨微》则分为七类，它是将全清声母分为最清和又次清两类，将全浊声母又分为最浊和又次浊两类，将次浊声母又分为次浊和浊两类。

关于音韵学对声母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分析就介绍到这里。

第二节 音韵学对汉语韵母的分析

韵母是指音节中声母以后的部分，可以是一个元音，也可以是几个元音或元音加辅音。如果音节中没有声母，那整个音节便都是韵母。以普通话中的 mi、liou、guai、nüe、an，这

五个音节为例，其中 i、iou、uai、üe、an 都是韵母。韵母的结构总体可划分为韵头、韵腹、韵尾三部分。韵腹是指韵母中唯一的元音或开口度最大的元音，如以上五个韵母中的 i、o、a、e、a；韵头是指韵腹之前发音较短并带有辅音倾向的高元音，又称介音，如以上 iou、uai、üe 这三个韵母中的 i、u、ü；韵尾是指韵腹之后的元音或辅音，如以上 uai、iou、an 这三个韵母中的 i、u、n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并非每一个韵母都是由韵头、韵腹、韵尾三部分所构成。有些韵母有韵头而没有韵尾，如üe；有些韵母有韵尾而没有韵头，如 an；有些韵母韵头、韵尾都没有，如 i(mi)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每个韵母都必须有韵腹，韵腹是韵母的核心所在。

一、对于韵母的分析

1. 从韵母第一个音素的角度对韵母进行分析，音韵学家提出了“韵头”和“开口呼”、“合口呼”的概念。

(1) 韵头

在现代汉语中，韵头共有 i、u、ü 三个。根据多数音韵学家的研究，单纯的韵头在中古时期只有 [i]、[u] 两个，今天的 u [y] 韵头在中古是没有的，它是由中古 [i]、[u] 的结合音 [iu] 演变而来的。

(2) 开口呼与合口呼

在现代汉语中，共有开、齐、合、撮四呼，中古时期汉语的韵母则只有开口呼与合口呼，而没有齐齿呼和撮口呼，这种情况反映在宋元时期的韵图中。四呼的形成是比较晚近的事情，明确将韵母分为开、齐、合、撮四呼的学者是清代音韵学家潘耒。中古时期虽然没有开、齐、合、撮四呼，但开口呼与合口呼却各分为洪音和细音。开口洪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开口呼，开口细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齐齿呼，合口洪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合口呼，合口细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撮口呼。下面是中古二呼与今音四呼的对比：

	中古二呼	例字	古拟音	今音	普通话四呼
开口	洪音	豪	[ɑn]	—— [au]	开口呼
	细音	宵	[iæu]	—— [iau]	齐齿呼
合口	洪音	模	[u]	—— [u]	合口呼
	细音	元	[iuən]	—— [yan]	撮口呼

2. 同时从韵头、韵腹的角度对韵母进行分析

音韵学家同时从韵头、韵腹两个角度对韵母进行分析，提出了“等”的概念。“等”就是根据韵头、韵腹的状况对韵母的分类。在现代汉语中，根据舌位活动及口形圆展的情况将韵母中所含的元音区分为高元音、半高元音、半低元音、低元音、前元音、央元音、后元音及圆唇元音、非圆唇元音等，古代分析韵母中的韵头和韵腹时，则是将他们混为一体进行分类的，“类”的不同用“等”这个术语去表示。中古时期，在同一摄内（“摄”是根据韵腹相同或相近、韵尾相同或部分相同的原则对韵母的归类），汉语的韵母共分为四个等。其中开口韵有四个等，合口韵也有四个等，合称为“二呼四等”（也有称二呼八等的），简称“等呼”。这种分类出现很早，在敦煌写本《守温韵学残卷》中就有“四等轻重例”，说明在唐末之前就有了四等的存在。在宋元时期的等韵图中，四等是通过四个格子的形式去表示的。一二三四等分别被排列在四个格子之中。例如《韵镜》中的开合两组：

格	次	韵别及拟音	例字	韵别及拟音	例字
一等格		开口翰韵 [ɑn]	岸	合口换韵 [uan]	贯
二等格		开口谏韵 [an]	雁	合口谏韵 [uan]	惯

三等格	开口线韵 [iæŋ]	彦	合口线韵 [iuæŋ]	眷
四等格	开口霰韵 [ɛŋ]	砚	合口霰韵 [uɛŋ]	娟

就这两组韵的今音来看，开口呼中的二三四等韵已没有什么区别，合口呼中的一等与二等、三等与四等也已相混，但是在中古时期，二呼四等各自的读音却是有区别的。这种区别表现在什么地方？清人江永在《音学辨微》中作了这样的解释：“一等洪大，二等次大，三四皆细，而四尤细。”其意思是说，一二等韵都是响度大的洪音，二等韵的响度略逊于一等韵，三四等韵都是响度小的细音，四等韵的响度比三等韵更小。这种解释只是指出了四等的差别在于洪细，而构成洪细的音素是什么？四等的音值又各是什么？江永没有解说，在他那个时代也不可能解说清楚。根据今人的研究，四等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韵母有无韵头及韵腹元音的音值上。

在解释“开口呼”与“合口呼”时涉及到中古二呼洪、细音与今音四呼的对比。现在我们可以从“等”的角度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。上面提到的开口洪音指的就是开口一二等韵，开口细音指的就是开口三四等韵，合口洪音指的就是合口一二等韵，合口细音指的就是合口三四等韵。很粗略地说，今音开口呼就是由中古一二等韵变来的（声母为舌根音的开口二等韵一般则变齐齿呼），今天的齐齿呼是由中古的开口三四等韵变来的，今天的合口呼是由中古的合口一二等韵变来的，今天的撮口呼是由中古的合口三四等韵变来的。

3. 从韵母最后一个音素的角度对韵母进行分析

在分析韵母第一个音素及韵腹的同时，古音韵学家又从韵母最后一个音素的角度对韵母进行了分析。根据韵母最后一个音素的特点，音韵学家将韵母分为阴声韵、阳声韵及入声韵三类。所谓阴声韵，是指无韵尾或以元音结尾的韵母，如普通话中的 [a]、[ia]、[ai] 等；所谓阳声韵，是指以鼻音结尾的韵母，如普通话中的 [an]、[aŋ] 及潮州话中的 [aŋ] 等；所谓入声韵，是指以塞音结尾的韵母，如梅县话中的 [ap]、[at]、[ak] 等。以上各类韵母在中古都是存在的，阴、阳、入三声相配，构成了严整的系统，这是古汉语语音的重要特点之一。到了现代普通话中，中古阳声韵中的 [-m] 尾韵消变成了 [-n] 尾韵，与原来的 [-n] 尾韵合流。入声韵则消变成了阴声韵，与原有的阴声韵合流。中古 [-m] 尾阳声韵及入声韵现在只是保留在一些方言如厦门、广州、梅县话中。

第三节 音韵学对汉语韵母的归纳

韵母可以从韵头、韵腹、韵尾的角度进行分析，也可以根据某种需要对它进行归纳。传统音韵学上常提到“韵”（韵部）、“摄”这两个术语，即属于对韵母归纳的概念。

一、从押韵的角度对韵母进行归纳

从押韵的角度对韵母进行归纳，古人提出了“韵”的概念，“韵”就是韵部，而不是韵母。《广韵》有二〇六韵，也称作二〇六部。在中古，凡属于同一韵的韵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：(1) 韵腹相同或相近，韵尾相同；韵头异同或有无不论。(2) 声调相同。如果声调不同，即使韵母结构相同也算不同的韵部。例如《广韵》的“庚”韵，共含四个韵母：[aŋ]、[iaŋ]、[uaŋ]、[iuaŋ]，这四个韵母自韵腹以后的部分全同。请看唐人用韵的实际：

独怜幽草涧边生 [aŋ]，
 上有黄鹂深树鸣 [iaŋ]。
 春潮带雨晚来急，
 野渡无人舟自横 [uaŋ]。——庚韵

韦应物《滁州西涧》

这首诗共有“生”、“鸣”、“横”三个韵脚字，尽管“生”没有韵头，“鸣”、“横”有韵头而互不相同，但由于它们的韵腹、韵尾及声调均相同（声调在中古均属平声），故可押韵，

同属一部。又如：

寒雨连江夜入吴 [u],
平明送客楚山孤 [u]。
洛阳亲友如相问，
一片冰心在玉壶 [u]。 ——模韵
王昌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

去年寒食洞庭波，
今年寒食襄阳路 [u]。
不辞着处寻山水，
只畏还家落春暮 [u]。 ——暮韵
张说《襄阳路逢寒食》

这两首诗中的韵脚字“吴、孤、壶”与“路、暮”，其韵母在中古时期完全相同(今音也保持相同)，但由于前者声调为平声，后者的声调为去声，故不能算作同韵，二者在《广韵》中分属于平声“模”韵和去声“暮”韵。

到元代时，归韵条件有所改变，《中原音韵》分韵十九部(，《中原音韵》，韵书)不论声调，凡韵腹相同或相近、韵尾相同的韵母即属于同一韵部。

二、从研究语音的角度对韵母进行归纳

为了研究语音，音韵学家对韵母作了进一步的归纳，即对“韵”直接进行归纳，从而提出了“摄”的概念。归摄的条件比归韵的条件宽得多，它不论韵头，也不计声调，对韵尾的要求也不很严格，凡是韵腹相同或相近、韵尾相同或部分相同的一组韵即为一摄。例如：

		平	上	去		
效摄	豪	皓	号	[au]		
	肴	巧	效	[au]		
	宵	小	笑	[iæu]		
	萧	筱	啸	[ɛu]		
通摄	东	董	送	[oŋ]、[ioŋ]	屋	[ok]、[iok]
	冬		宋	[uŋ]	沃	[uk]
	钟	肿	用	[iuŋ]	烛	[iuk]

所谓韵尾部分相同，是指阳声韵韵尾与其相配的入声韵韵尾发音部位相同，如通摄的阳声韵尾 [ŋ] 与入声韵尾 [k] 同属舌根音。

摄的归纳见于宋元时期的等韵图，《韵镜》、《七音略》将《广韵》系统的二〇六韵归成43图，《切韵指掌图》归为20图，这些韵图的归韵说明当时已有了“摄”的观念，但还没有提出“摄”的名称。宋元之际，无名氏的《四声等子》首次将二〇六韵归为十六摄并进行了命名。元人刘鉴的《经史正音切韵指南》也将二〇六韵归纳为十六摄，其排列次序及归韵与《四声等子》稍有不同，后来刘鉴十六摄的顺序经过小的调整而多被沿用。下面是十六摄及其所统二〇六韵的情况：

1. 通摄：东冬钟(二〇六韵举平声以咳上去入。下同)
2. 江摄：江
3. 止摄：支脂之微
4. 遇摄：鱼虞模
5. 蟹摄：齐佳皆灰哈祭泰夬废
6. 臻摄：真諄臻文欣魂痕
7. 山摄：元寒桓删山先仙

8. 效摄：萧宵肴豪
9. 果摄：歌戈
10. 假摄：麻
11. 宕摄：阳唐
12. 梗摄：庚耕清青
13. 曾摄：蒸登
14. 流摄：尤侯幽
15. 深摄：侵
16. 咸摄：覃谈盐添咸衔严凡

摄的出现，使二〇六韵复杂的情况得到简化，便于人们掌握同类韵母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。

陕西师范大学网络学院
二〇〇二年九月